

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 非洲大使学者谈中共二十大 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塞内加尔〕伊卜拉希马·西拉   〔南非〕提哈巴恩·  
莫卡恩·莫唐   〔喀麦隆〕查尔斯·罗曼·姆贝利/文  
孟 瑾、王洪一、王一方/译

---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对此，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和欢迎。中国与非洲友好源远流长，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因此，我刊特邀塞内加尔驻华大使伊卜拉希马·西拉（Ibrahima Sylla）、南非学者提哈巴恩·莫卡恩·莫唐（Tlhabane Mokhele Motaung）和喀麦隆学者查尔斯·罗曼·姆贝利（Charles Romain Mbele）撰文，深入阐述对中共二十大精神的认识，回顾中非友好交往历史，探索中非未来合作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

#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与现实基础<sup>\*</sup>

[塞内加尔] 伊卜拉希马·西拉/文 孟 瑾 王洪一/译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近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昆杜奇以及肯尼亚马林达和拉穆地区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发现，一些瓷碗和硬币上刻有“永乐通宝”字样，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时留下来的。1418 年，郑和率领一支由 200 多艘船组成的舰队穿越印度洋沿东非海岸航行，途经坦桑尼亚、肯尼亚和索马里。同样，在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也发现了中国航队的印记。我们有必要通过回顾中非人民共同的历史经历来突出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分析中国和非洲在当前不断变化、正在失衡的地缘政治中面临的挑战，进而展望未来。

中非关系的特殊性体现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遗产中。事实上，中国和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和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互帮互助，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协调。在新的时代，中非友好合作不断前进，必将推动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基础

非洲从 1501 年到 19 世纪末经历了长达 4 个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这期间约有 2000 万非洲人被囚禁，被强行塞进船舱，

---

\* 作者简介：伊卜拉希马·西拉（Ibrahima Sylla），塞内加尔驻华大使（北京 100027）。本文原文为法文。

译者简介：孟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王洪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运往美洲大陆，生活在难以形容的痛苦中，被迫与他们的原生文化割裂。还有一部分奴隶被运到非洲各地，以满足侵略者对非洲资源和领土的掠夺，大量的劳动力被用来开采矿产和开发种植园。奴隶贸易成为非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非洲大陆至今贫困落后的根源之一。为纪念奴隶贸易受害者，2007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2/122号决议，宣布每年3月25日为“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日”。

奴隶贸易在19世纪逐步走向终结，但是非洲仍然毫无喘息的机会，面临着另一场灾难。非洲大陆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至20世纪50年代，加纳、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洲国家才率先赢得独立。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成功抵制了殖民者的侵袭，尽管它在1936年至1941年间曾被意大利军队占领。殖民化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限制了非洲大陆内部贸易，使非洲沦为原材料出口地，从而促进了欧洲和美洲的工业革命，可以说这场工业革命是由来自非洲大陆的原材料推动的。事实上，殖民经济完全忽视了非洲大陆的工业化以及对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加工。所有殖民地都成为欧洲制成品的消费区，而这些制成品却是受益于从非洲进口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

1884—1885年柏林会议掀起了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高潮。军事帝国主义由此出现，其本质是建立对非洲大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方位统治。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没有帮助非洲大陆摆脱殖民枷锁，相继而来的冷战将世界分裂为东西方两个阵营，加剧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剥削，阻碍了非洲实现真正的独立。帝国主义在非洲不断制造混乱，以更好地攫取其资源。

中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早在19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5个通商口岸，将中国的关税限制在5%，并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是英、法、美、俄等国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进一步侵略破坏。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剥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和非洲共同的经历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促成了革命爆发，最终实现了各自人民的解放，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强了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汇集了包括周恩来总理代表的中国在内的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这是南方国家第一次意识到在不结盟、不干涉、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为此采取的重大外交

行动。随后，1961 年发起不结盟运动，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种族主义，以及大国或任何形式政治集团的侵略、占领、统治、干涉或霸权，确保不结盟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在亚非会议团结反帝精神的鼓舞下，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先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加纳首都阿克拉等地召开。1960 年 9 月，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访华，他是第一位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非洲国家元首。1961 年 8 月，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访华，他是继塞古·杜尔总统之后第二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

中非关系史上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周恩来总理率团于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突尼斯等 10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并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这次外交之旅以中非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为旗帜，为发展坚实稳固、相互依存和以发展为导向的中非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 全球治理中的非洲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新世界秩序，1945 年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宪章》中确认了一系列原则，如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多边主义、团结促发展、互不侵犯、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及其领土完整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联合国成立 78 年后，联合国安理会中依然没有非洲国家常任理事国议席，但是安理会审议的问题中有 70% 涉及非洲大陆的冲突形势。非洲面积超过 3000 万平方公里，拥有 54 个国家和 13 亿人口，2022 年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29800 亿美元。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发展上看，非洲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陆。由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来决定多数国家和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不公平的。对非洲人民来说，这样的国际秩序毫无意义。

中国也是这种历史不公正现象的受害者。从 1945 年到 1971 年，台湾当局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直到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才改变了这一局面。非洲国家广泛动员，并和南方国家一道努力，经过为期 6 天的辩论，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最终决议。其中，包括 26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 76 个国家投了赞成票，35 票反对，17 票弃权。联大决议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是中国的胜利，也是世界公平正义的胜利，非洲国家和人民也为此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要振兴多边主义实现国际制度民主化，安理会改革是一个关键问题。基于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国际立场，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主张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解决非洲遭遇的历史不公。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联合国改革尤其是安理会改革，这是巨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该倡议意义重大，因为其目标是在国际社会重新振兴多边主义，推动建立多极化世界。该倡议所阐述的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包括反对侵略、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等内容。该倡议呼吁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考虑非洲的具体情况，呼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造福世界上所有国家，这是非洲非常重视的问题。

非洲关注的另外一个挑战是全球化问题。长期的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历史，使非洲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被限定为原材料生产者，没有很好地融入全球化。对比来看，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发展深受其益，取得巨大成就；而非洲遭遇了重重困难，走过太多弯路，在全球化进程中远远滞后。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非洲国家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声称此举可以促进非洲融入全球化。但事实上，这种过度自由化方案不仅加剧了非洲的宏观经济失衡，而且恶化了非洲的贸易条件。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既不征求也不听取非洲的意见，完全忽视了非洲的独特性，导致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解体，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形成了对国际金融组织的依赖。在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下，非洲国家被强制压缩财政开支，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国内市场向西方资本开放，提高国内税收和海关税，使原本陷入困境的经济雪上加霜。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则完全不同，该倡议是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来推动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化，以避免一些国家成为单纯的原材料提供者。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还回应了南方国家希望改善本国基础设施状况的强烈关切，因为没有基础设施，没有机场、公路、铁路，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工业化。习近平主席表示“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



发展。”<sup>①</sup>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还对非洲融入全球治理的愿望作出积极回应。目前，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均处于劣势地位。作为新的国际论坛，二十国集团（G20）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G20 汇集了世界主要决策者，但是只吸收了一个非洲国家——南非。这导致非洲大陆被进一步排除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之外，很显然这样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Macky Sall）以非洲联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全力支持非洲联盟作为一个大陆组织被接纳为 G20 成员，非洲应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第一个支持非盟加入 G20 的国家，而且中国的支持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示范效应，非洲国家对此深表感谢。

##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

中非合作的基础十分坚实，建立在抗击帝国主义和殖民化的共同历史基础之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就开始帮助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周恩来总理的非洲外交之行加强了中非友好关系。中国还一直支持非洲发展，经常提及的标志性项目是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这是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援建的。通过促进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坦赞铁路对两国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自由之路”和“友谊之路”。

2000 年以来，中非关系是围绕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为主轴开展的。中非合作论坛的目标是将双方合作构建为确保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机制，已成为中非合作的独创性务实机制，使我们能够自主掌握中非之间的合作进展。中非合作论坛也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 54 个非洲国家开展合作，从地域覆盖范围来看，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之一。中非合作论坛的另外一个独特性体现在务实性上，从 2000 年以来合作成果丰富。因为其务实性以及涵盖议题的广泛性，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中非双方在这个平台上共同研究如何解决贸易、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平与安全、人文交流、智库交流、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合作议题，推动中非合作走深走实。

目前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个，其一是工业化问题。非洲国家工业和服务能力薄弱，没有农产品和矿产品深加工，还仅仅处于工业化初级阶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第 288 页。

段，这让非洲国家忧心忡忡。工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也不是在几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其工业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几十年发展，现在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的发展模式激励着非洲。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预测到 2035 年还将有望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从 1979 年到 2011 年，中国的 GDP 每年增长近 10%，人均收入翻了两番。非洲的目标是到 2063 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需要加快发展进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发展模式要符合各个国家自身的特点。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正在研究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适合我们，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复制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经验给予我们启发，值得我们借鉴，很多好的做法可以同样在非洲实施。

另外一个挑战，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即提高粮食产量，解决饥荒问题，进而消除贫困。非洲大陆 60% 的土地是可耕地，大部分是可浇灌的，但仍然处于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境地，这是不能接受的。反观中国，不仅实现了 14 亿人口的粮食自给自足，还带动了 7 亿人口脱贫，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辉煌的成就。非洲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的减贫与发展经验，从而实现自身的减贫与发展。

中非合作对非洲意义重大。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正在帮助非洲摆脱封闭状态。以亚吉铁路为例，中国企业建设了连接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的 753 公里长的电气化铁路，不仅加快了物资运输，还方便了人员交流，使东非很大一片区域摆脱了封闭状态，为非洲之角的贸易发展及其开放作出巨大贡献。近几年，非洲国家正在大力推进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目的是扩大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同时提升非洲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贸易。中国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摆脱封闭状态，绿色走廊的建立将促进非洲产品向中国出口。在卫生健康方面，中国对非洲贡献巨大，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中国外长在访问非洲期间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剪彩，该项目由中国援建，对非洲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对于中非合作，当前国际社会也存在一些不友善的声音。一些国家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称中非合作使非洲陷入“债务陷阱”。但是，持这种论调的人肯定忘记了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是主权国家，它们是自由而非被迫地与中国一起确定了合作模式。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中出现的债务问题，都应该被理性而符合逻辑地看待。中国从未殖民过非洲，非洲的很多债务是殖民时期形成的，其危害一直持续到现在。非洲国家一直是奴隶贸易和殖民化的受害者，而殖民主义必然导致殖民地债务。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创始人阿米尔卡·

卡布拉尔 (Amílcar Cabral) 说过, “殖民化是被殖民国家历史的停止, 民族解放运动才重新启动我们的历史进程”。殖民地债务毫无疑问被认定为非法的, 是由当时实施殖民统治的国家造成的, 被殖民国家在殖民地独立前没有主权地位, 如何能形成并承担这些债务呢? 但非洲国家仍然偿还了这些债务, 而且有些债务还在偿还。

债务有很多类型, 有合法的和非法的,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向其他国家举债, 只要这些债务是以友好合作的方式形成的, 非洲与中国形成的债务就是这种情况。许多非洲国家都向中国举债, 因为没有中国的金融支持, 我们如何发展基础设施, 如何实现经济腾飞呢? 非洲国家看待问题的方法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是不同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主权, 我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 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中非合作, 只有中非双方才有评判权, 我们认为这些债务是自主的、合法的。

## 结 语

关于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和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曾分别提出“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在他们的思想中, 人类因为生活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中, 所以要进行无休止的竞争。在零和博弈下, 赢家才会得到发展, 哲学家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称之为“没有永久的战争, 也没有永久的和平”。但是这些在西方甚嚣尘上的论调和思想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会摧毁我们整个人类生存的世界, 这是极其有害的。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则完全不同, 它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文明交流互鉴。我认真阅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相关文章, 认为这一主张意义重大, 人类虽然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但至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以形成共识。

再回到非洲和中国关系上来, 非中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 即建立一个和平、正义、相互尊重、团结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未来非中合作的重点领域应当包括农业和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移与合作、人文交流以及和平安全合作等。非中合作的不断深化, 将促进非中共同发展繁荣,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贡献力量。



##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想基础<sup>\*</sup>

[南非] 提哈巴恩·莫卡恩·莫唐/文 王一方/译

中国和非洲具备的丰厚道德、文化积淀实践和话语系统，能够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儒家道德哲学和非洲乌班图（Ubuntu）道德哲学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实质上具有惊人的相似特征，可以支撑新颖、持久的中非友好关系。仁、义、礼、信，以及和平与相互尊重，基于这些关键的共同文化和哲学特征，中非能在许多领域保持与时俱进和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实现合作共赢。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展望，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典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将引领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迈入新时代，而且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树立典范，本文将重点探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非洲的乌班图思想

乌班图思想是非洲本土的一种话语体系，一种本体论（存在模式），在概念、历史性和实践上都具备鲜明的非洲特色。从哲学角度来看，“乌班图是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伦理思想非常重视的概念。”<sup>①</sup>格雷林（Grayling）称，“乌班图是对人类道德存在的相互性的定义，是对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构成性的、起决定性

<sup>\*</sup> 作者简介：提哈巴恩·莫卡恩·莫唐（Tlhabane Mokhele Motaung），南非豪登省独立研究员（南非 米德兰）。本文原文为英文。

译者简介：王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学刊》编辑（北京 100101）。

<sup>①</sup> A. C. Grayl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ree Millennia of Thought from the West and Beyond* U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9 p. 580.

作用的、形成人性的相互联系的承认。”<sup>①</sup>

作为一种哲学理念或哲学实践，乌班图在班图语的非洲文化中随处可见。它包含的理念有：善待他人（既包括善待陌生人，也包括善待整个人类）、善良、关爱、友善、慷慨、同情、人道主义等。在乌班图体系中，尊重父母以及血统和宗族是很重要的。乌班图围绕“和谐”这一中心概念进行运转。

“(之所以)我(会)存在(是)因为你存在”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人的存在”这两句话，抓住了乌班图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总的来讲，它不仅阐述了我们不可分割的人性，而且表明了在社会存在的背景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或缺性。加纳哲学家夸西·维杜(Kwasi Wiredu)有力地阐释了个人的角色“一个人之所以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因为他或她生活在一个社区……而且因为，从其原始构成来讲，一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sup>②</sup>

乌班图的另一个重点是，它是一种社群主义或以社区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虽然它没有否定或淡化个人的重要性及其历史和社会存在，但它将个人存在的意义定位在社会整体的背景下。这句格言“(之所以)我(会)存在(是)因为你存在”令人回味；这意味着在社会整体之外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内在扭曲和不足的。

萨迪厄斯·梅茨(Thaddeus Metz)在阐述乌班图的哲学基础时提到，通常情况下，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人的存在。这一论断传达了乌班图关于自我的构成性主张，即关于人在本质上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例如，一些非洲思想家认为，人在本质上取决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作为特定身份的人，本质上要看他在群体中或社会上的作用。<sup>③</sup>

因此，人的维度(umuntu)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对其人类身份及相关内涵进行伦理和哲学上更全面的认识，学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乌班图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是一种实践。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与我们都是智人的生物属性无关，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适应和同化，这就是乌班图所重视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据此，当一个人在乌班图文化背景下成长，却违反了乌班图的戒律和规定时，其他人会说“他不是

① A. C. Grayl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ree Millennia of Thought from the West and Beyond*, p. 580.

② Kwasi Wiredu and Kwame Gyekye (eds.) *Person and Community: Ghanaian Philosophical Studies I*, New York: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1992.

③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in Hester du Plessis (ed.) *The Rise and Decline and Rise of China: Searching for an Organising Philosophy*, Johannesburg: Real African Publishers on Behalf of Mapungubw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flection, 2015, pp. 75–116.

一个人”，就像人们可能会说老爷车“不是一辆真正的车”一样。<sup>①</sup>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违反了乌班图行为准则，他将被视为在非洲文化背景下成长为人的这场考试中不合格。

## 中国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和文化实践之一。孔子又称孔夫子（公元前 551 年—前 497 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国东部鲁国一个有影响力的家族的后裔。<sup>②</sup>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已经存在了 2500 多年，至今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充分证实了其强大吸引力和持久性。孔子的核心论点是，统治者在礼仪和仁爱方面保持最高标准的道德，可以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孔子的至理名言被收录在《论语》中。儒家思想被广泛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准则，而不是一种宗教制度。从本质上讲，儒家思想围绕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展开。它是一种伦理体系，旨在为理想的人类行为提供指导。

有学者认为，“在儒家可识别的核心思想中，仁的思想可能是最重要的。”<sup>③</sup>在儒家哲学中，仁定义了人类应该如何相互关爱、相互联系，体现了文雅、宽厚、仁慈、善良的品格和仁爱的观念。正是通过仁，人类才能体验到持久而有意义的和平与和谐，这使得仁成为美德的最高形式和规范。更重要的是，仁的实践意味着对人类的普遍热爱。因此，仁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美德，其地缘哲学内涵引发了普遍的共鸣，它是卓越超然的。

除了仁，儒家哲学的另一个关键元素是礼。礼是一种恰当或有序的行为方式和规范。它教会人们礼貌、公平、尊重等级制度中高于自己的人，同时善待那些等级制度中地位较低的人和普通人。<sup>④</sup>

孝是儒家伦理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一个人，或者一个君子，必须尊重和孝顺他的父母。孔子以孝道为基础，据说接受了中国悠久的祖先崇拜习俗。他强调，如果不能为人类服务，那么崇拜上天和孝顺祖先不会有任何意义。<sup>⑤</sup>因此，善良、仁爱以及促进和谐是儒家体系中的宝贵美德。儒家的一条至理名言是：

①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② Frank Northern Magill and John K. Roth (eds.), *Masterpieces of World Philosoph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 1.

③ Frank Northern Magill and John K. Roth (eds.), *Masterpieces of World Philosophy*, p. 1.

④ Frank Northern Magill and John K. Roth (eds.), *Masterpieces of World Philosophy*, p. 1.

⑤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①</sup> 这一理念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以及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

和谐是儒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死后，孟子在哲学实践中追随孔子，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孟子（公元前 372—前 289 年）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sup>②</sup> 在儒家伦理中，和谐是所有价值观之母，它不仅意指共性，而且包含差异，这些共性和差异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和谐。<sup>③</sup>

## 乌班图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异同

尽管乌班图和儒家思想作为内生哲学话语体系，在一些重要领域存在差异，但从本质上讲，这两种伦理话语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为这两种文化的共存共生创造有利条件。因此，识别这些重叠的特征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些特征可以形成一个普遍的体系，在新时代助推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非文化共存和互相造福，必须确立一些共同点，并建立持久的整体文化框架，以维持和巩固它们的相似性。这项工作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作之一。

毫无疑问，和谐是两种文化体系之间最重要的哲学共性。这既适用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也适用于自然。<sup>④</sup> 此外，两种文化都认为和平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而正当防卫以外的暴力是不合法的。

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指出，两种文化中的和谐概念最具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欣赏“差异的尊严”。<sup>⑤</sup> 非洲文化天生能够与不同的文化共存。萨迪厄斯·梅茨引用了中国学者李晨阳的话“创造性的张力下不同元素相互作用产生的能量，从而维持了和谐。”<sup>⑥</sup> 这使得和谐成为最理想的社会实践之一，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种超越社会差异的状态，而且意味着在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这种差异是合理的。

非洲的和谐观念包括爱。爱意味着帮助个人在特定、独有、存在差异的方面发挥出最大的潜力。萨迪厄斯·梅茨指出，在中国的和谐观念中，有一个重要元素是乌班图系统中不具备的：在中国文化中，和谐不仅应用于人与人之间，还应

①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② Garth le Pere, “The Politics of China,” in Hester du Plessis (ed.) *The Rise and Decline and Rise of China: Searching for an Organising Philosophy* pp. 153–204.

③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④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⑤ Jonathan Sacks *Universalising Particularity* Boston: Brill 2013.

⑥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用于人的内在。“儒家的和谐概念可以是与自我相关的，比如和谐可以指一个人的内在状态是有序平和的。”<sup>①</sup>

非洲人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中国人对和谐概念的不同解读。中国人认为和谐是从相互对立的多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演变而来的，而对非洲人来说，和谐唤起了友好。<sup>②</sup> 根据萨迪厄斯·梅茨的说法，政治平等主义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另一个概念差异。非洲人倾向于寻求共识，而儒家道德思想对政治平等主义的重视程度较低。相反，认同等级制度的自然性、必要性和必然性，被视为儒家思想的一个特征。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萨迪厄斯·梅茨列出了中国和非洲文化体系之间的五个关键相似之处，这使得中非社会的密切合作愈发令人期待。

认识取向是这些共同领域的其中之一。与投机驱动的西方认识取向不同，中国和非洲文化都将知识嵌入于社会的实用逻辑中。<sup>③</sup> 有鉴于此，知识支撑着社会生产、人民生计以及非物质文化和哲学体系，这些体系给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系统提供了形式和合法性。这种知识概念意味着，可以利用其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将利作为首要追求，即不要唯利是图。

政治是中国和非洲文化体系具备诸多共同点的另一个领域。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的作用是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法律和秩序，而中国和非洲的政治观念则要求政府以人民的生活为中心，使他们的生活能够客观上为他们所向往。<sup>④</sup> 这样，中非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有志于担任公职的个人相互竞争的一个职业体系，而是一种由高尚的人类精神推动的改善人类状况的努力途径。因此，非洲人说，统治者是因为他的人民而成为统治者（kgosi ke kgosi ka batho），《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孔子在回答关于“政”的本质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两种文化之间另一个重要的相似概念是社会关系。这两种文化很容易共存的一个方面，是它们都强调群体利益，不强调个人，当然同时也不否定个体重要性。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和谐源于社会差异。但从道德层面来讲，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正如裴尔（Le Pere）指出，“有人认为，这种群体取向有助于阐释中国人的高度自律性。与霍布斯和洛克的主权权利和个人自由传统相反，儒家学说强调仁善和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个人的存在是为了集体。群体

①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②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③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④ Thaddeus Met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pp. 75–116.



压力引发的羞耻感，能确保群体的一致性；而冲突通常在群体结构内进行调解，而不是诉诸外部法律体系”。<sup>①</sup>

在非洲社会学的概念中，“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人的存在”，这句话将个人嵌入集体，在群体利益面前否定自私和利己主义行为。一个摒弃社区集体精神的个人很可能被定性为不是“人”，这不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而是从隐喻意义上。正如莫戈贝·拉莫萨（Mogobe Ramosa）所阐释的，“乌班图的规范是对人类价值和人类行为的伦理、社会和法律判断的隐喻。”<sup>②</sup> 因此，在这两种文化中，个人在各种类型的社会集体中达到了人性的顶峰。

凯文·布鲁姆（Kevin Bloom）和理查德·波普拉（Richard Poplak）通过详尽但生动的陈述总结了这两种道德哲学之间的共性：它们（即中国和非洲文化）都从根本上呼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目标应该是以真正的人类方式生活，避免像动物一样生活，它们都承认与他人相隔离的生活是不人道的。它们都同意，发展人性的宝贵方面所涉及的大部分是发展、维持和加强积极的、相互支持的人与人的关系，即一种和谐关系。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人们寻求团结、合作、互助，对各方都有裨益。它们都认为激烈竞争、权力争夺和单方面决策是不和谐的，令人反感的。它们都坚持认为，家庭在道德上是理想的，也是和谐关系中最典型的例子，这种和谐关系应予以最大重视，并以各种方式在整个社会中复制。<sup>③</sup> 正是在这种伦理参照框架中，乌班图和儒家思想体系能够分别将非洲和中国社会团结在一起，开创人类发展的新篇章。

## 全球政治文化重建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不稳定的多极政治格局。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如非法战争、颠覆他国合法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将联合国变成听命于美国的工具等，导致整个世界陷入混乱和不确定。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已经单方面转变为一种道德规范秩序，强加给非西方世界。后者被迫遭受经济制裁、外部力量导致的政变和军事入侵等各种霸

① Garth le Pere, “The Politics of China,” pp. 153–204.

② Mogobe B. Ramose, “The Philosophy of Ubuntu and Ubuntu as Philosophy,” in P. H. Coetzee and A. P. J. Roux (eds.), *The African Philosophy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30–238.

③ Kevin Bloom and Richard Poplak, “China’s Involvement with Africa,” in Hester du Plessis (ed.), *The Rise and Decline and Rise of China: Searching for an Organising Philosophy* pp. 305–342.

凌侵害。对此，美国知识分子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表示，“苏联限制了美国的力量，苏联解体释放了美国的傲慢和自大。在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重组世界，将其伪装成给世界带来自由和民主。”<sup>①</sup>

这一现实令人不安。因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它在全球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将以美欧为中心的认知、规范和价值观视为普遍性的，并将全球社会强行吸入该体系。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为创造和维持和谐世界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可能被占全球主导地位的西方力量恶意破坏。这种力量在竭尽全力“捍卫”自身利益，即对全世界的统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可以成为当前全球政治和国际合作的典范，是一条通往共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的康庄大道。以中非文化合作的方式采取行动，邀请其他南方发展中国家在乌班图和儒家思想弘扬的仁爱、包容、和谐、共享的基础上，重建全球政治文化，很可能会取得成功。完成这一使命还能饱受荼毒的全球政治解毒。很多例子表明，这两种文化不断利用各自的哲学体系来影响全球政治的重塑，使其演变成更真实、更人性化的形式，在回应人文关怀的同时，创造和谐、和平、正义和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国家也可以贡献类似的文化概念，丰富这种新兴的主流替代文化，在确保包容性的同时，巩固和平、和谐与共存的价值观念。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sup>②</sup> 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维护全球和平与和谐的正义力量。如果与非洲乌班图思想相互融合，可以为世界注入新的和平与和谐力量，对冲甚或取代当前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中好战、片面、自私和渴望权力的政治倾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暴露其特性：作为武器，打击所有不愿屈从于西方意愿的国家。在实质上，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通过在全球政治中强加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塑造了霸凌单极的负面形象。

毫无疑问，西方强加的单一意识形态立场，已经将全球政治推到了一个临

① Paul Craig Roberts *How America was Lost: From 9/11 to the Police/Warfare State*, Atlanta: Clarity Press Inc. 2014 p. 15.

② Xi Jinping,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or an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Beijing, May 15, 2019.

界点。要缓和紧张局势和潜在危险，让世界恢复人性，非洲、中国和全球南方的道德思想必须融入全球意识，拥抱新的黎明。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阐明了其蕴含和谐理念的主张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sup>①</sup> 这不仅是中国的声音，也是时代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恶化，美国意识到中国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不愿只是跟在美国后面。<sup>②</sup> 而且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不同，这种独特性使其被美西方视为竞争对手。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讲究“仁”的原则，并不将差异视为坏事，因为差异也能带来和谐。中国的这种和谐主义，体现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史中，郑和的伟大航海事迹就是明证。据证实，郑和抵达东非海岸后，希望和平贸易，并不关心征服，也根本没有殖民，这与后来的西方航海者有天壤之别。

## 结 语

本文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哲学观都有着实质性的概念基础，在新时代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很大。和谐、公正、相互尊重都是这两种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在哲学和文化上，这两个大陆之间存在着强大的思想相似性，有利于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礼”和“仁”等概念是中国文化人文特质的杰出代表。非洲格言（之所以）我（会）存在（是）因为你存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哲学命题，即社会集群高于个人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存在的合法和重要性。从广义上讲，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存，也不可能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依靠纯粹的实力生存。一个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和平和谐的地方社会的扩大版，其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些模式的传统智慧的基础上，非洲和中国可以在新时代开辟新的前进道路。

本文主张重建全球政治秩序，在乌班图 and 儒家思想融合的基础上，再加上相关的全球南方文化元素，可以汇成一种全新的、以道德为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世界文化，而不像当前这种对全球人文思想造成破坏的西方文

① Xi Jinping,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or an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May 15 2019.

② William Engdahl, *Target China: How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Plan to Cage the Asian Dragon*, Progressive Press 2014.

化。究其历史，全球持续紧张的根源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已经将全球权力关系塑造成不平等模式，其目的是以牺牲全球北方以外的国家为代价，为自身谋求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利益。美西方不仅通过破坏主权国家的稳定、制造动荡来危及全球安定，而且自苏联解体以来，作为全球霸主，美国滥用其霸权地位，利用军事制裁和经济制裁，将其主观思想体系强塞进非西方国家的喉咙。

正是出于本文的两个主要论点，我相信在新时代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可能的，也是令人向往的。中非之间的深化合作将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世界发展与合作树立典范。

##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sup>\*</sup>

[喀麦隆] 查尔斯·罗曼·姆贝利/文 孟 瑾/译

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地缘政治性，它通过利用非洲国家的脆弱性来实现自己目标。但是，中国坚持互利共赢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径等，使我们摆脱了这种偏见。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重构，这符合中国与非洲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支持非洲通过工业化实现以平等姿态融入世界体系的愿望。这一倡议还致力于建立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多极世界。作为多中心和更加平衡的世界中平等的一员，非洲致力于维护多极世界体系。欧非关系具有长远历史，但是欧非关系更符合欧洲利益，却不符合非洲利益。正是不符合非洲利益的欧非关系使非洲国家认识到必须参与世界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且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非洲必须看到，

<sup>\*</sup> 作者简介：查尔斯·罗曼·姆贝利（Charles Romain Mbele），雅温得第一大学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喀麦隆 雅温得）。本文原文为法文。

译者简介：孟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一带一路”所体现出的非中关系与非欧关系完全不同，中国致力于通过重构世界秩序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初步思考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的报告。该报告强调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等主张，重申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格局重组，超越西方帝国主义的后霸权主义日渐兴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旨在重构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于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该倡议已成为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考虑到非洲人民几个世纪以来悲惨、暴力和残酷的经历，我们始终致力于摆脱软弱贫困落后问题，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正在经历的贫穷、苦难和不稳定问题。面对强大民族对我们的野蛮侵犯，非洲人民尤为欣赏中国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中国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实施战争、殖民和掠夺的国家截然不同，后者的利益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人民血腥和可憎的剥削基础之上的。

摆脱贫困和强权压迫是非洲大陆在集体占有生产资料过程中的绝对必要条件。我们注意到，中国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建立在吸取过去经验、展望未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完全不同。非洲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摆脱资本主义的野蛮压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垄断着大部分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变，它就难以实现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在我们社会中伴随资本积累的各种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到追求普世价值的失败。对他们来说，普遍价值只能是“抽象的”和“悬垂的”。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鼓励我们进行思考并努力前进。中国本身就是从百年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发展和崛起的。它追求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走进了工业文明，建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等社会主义世界观。它通过精准扶贫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使 832 个贫困地区和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960 多万贫困人口搬迁到更富裕的地区。<sup>①</sup> 中国还创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我们能够产生共鸣。

“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另一个地缘战略是：通过“一带一路”支持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该议程侧重于通过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非洲一体化。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习近平主席正是通过战略眼光和辩证思想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处理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一般和特殊、整体与细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的。

最后，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深化平等的伙伴关系层面，中国政府提出了基于互利共赢原则的建议。该原则不仅能够确保中国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没有意愿谋求霸权，而是倡导在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的基础上建立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帝国主义总是从效忠或附庸的角度通过强加条件来设想与他国的关系，中国则从平等的角度进行构想，从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

这里必须强调一些事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SAPs）通过严格实施经济紧缩政策造成了非洲国家的衰弱。我们由此用“失败国家”这一名词来代指这类不平等、贫困问题严重、工业萌芽遭到破坏的国家，这是由“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理念造成的。该理念将金融利益和强权政治置于主导地位，构成了西方建立伙伴关系的核心。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也削弱了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下国家主权的概念。面对利益和强权，主权变得软弱无力，屈服于各种限制和讹诈。强国通过恐吓、对弱国施加暴行来攫取资源，其目的是征用和剥夺他国的集体财富。这就解释了为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非洲的命运被托付给当地和外部具有掠夺性的强权统治，而它们是为开发石油、铁矿石、铀矿、木材和可可等跨国公司及其股东的服务的。

因此，我们理解中国为何拒绝自 1989 年以来美国治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因为后者是在迫使中国实施世界银行规定的结构性改革，向西方投资者全面开放市场，并保证他们的财产权。目前，中国正在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在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指导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40 页。

下，中国从未试图改革美国政治制度或将另一种多边体系强加于他国。有目共睹，中国是国际舞台上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非洲视角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发展领域体现为“北京共识”。就其规范性而言，“北京共识”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尽管 2008 年金融危机使“华盛顿共识”丧失信誉，但其仍然坚持旧范式。这是因为，在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华盛顿共识”通过执行结构调整方案，为狭隘的全球寡头政治实现了非洲国家所有商品的私有化。西方与非洲建立的经济伙伴关系旨在维持不平等的世界旧秩序，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则表达了非洲希望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以及反对不平等世界秩序的精神。

“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网络，包括道路、港口、电力网络建设等，旨在促进货物运输和贸易的发展。但“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旅游、法律、文化交流也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涉及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促进世界互联互通，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习近平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中国的“天下”概念，是对未来世界的另一种构想，表达了通过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愿望。

习近平主席还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场疫情启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sup>①</sup> 在 2019 年 4 月召开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生态对文明发展的影响，“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sup>②</sup> 因此，中国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倡议，非洲有必要进行学习、理解和研究，以搞清楚“中国道路”所勾勒的另一种世界秩序。中国将非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并非像一些论断所称是“新殖民主义”的延续。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74 页。

这一伙伴关系建立在“五大支柱”基础之上，即在政治坚持上平等互信，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在事关双方核心利益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坚持经济上合作共赢；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加强青年、妇女、智库、媒体、高校等各界人员往来；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坚持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sup>①</sup> 中国正在与非洲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捐助国之一。非中伙伴关系通过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建立基础设施网络（包含桥梁、高速公路、铁路、机场、自贸区等）和文化交流网络体现出来。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一体化进程并对接非盟《2063年议程》，该议程强调非洲需要为自己配备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非洲统一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繁荣，并坚持多极化原则。在这些新的优先事项背后，本着平等、互信、宽容、创新的原则，中国加大了在工业、金融、消除贫困、环境保护、民间和文化交流、和平与安全方面等的对非合作，更好地支持非洲国家政府制定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习近平主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在互联互通的世界、共享家园中实现共同发展。他还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打击腐败。我们同样面临腐败问题的挑战，由于新自由主义国际市场纵容资金的挪用，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也滑向结构性腐败的深渊，中国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努力重新配置和更新全球贸易的概念。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配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形式会导致保护主义、附加条件和各种干预，同时将我们吸引到短期计划，鼓励西方私营公司在短期内无风险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简言之，这种道路旨在鼓励对自我利益的极度追求，反对基于保护普遍利益的国家干预。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尤为值得我们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指出中国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sup>②</sup> 显然，中非双方都主张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并为此先后推出“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等一系列具体合作举措。在中国步入社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6—45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3页。

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世界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之时，中非合作正在朝着更强大、更繁荣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迈进，这完全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方向和潮流。

## 结 语

今天非洲的目标之一仍然是迈入工业文明，以实现《拉各斯行动计划》（1980 年）构想的非洲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思考并制定统一的非洲政策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即发展基础设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有利的贷款条件、减少债务、保持高增长率、增加贸易量、加速经济发展，并寻求创新技术和职业培训。我们一方面要摆脱与欧洲的不对称伙伴关系，另一方可加强与中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从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决产品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人口压力以及各种供应的安全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需要非洲，就像非洲需要中国一样。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非洲实现工业化。因此，我们必须提升与中国打交道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非洲人想成为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与他在互利共赢而不是西式竞争博弈的基础上实现非洲一体化和绿色工业化，就必须知道如何在维护利益共同体的框架内与中国进行谈判，包括保护环境、执行劳工和安全标准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与中国建立联系并加强合作，为非洲长期发展做好规划。

中非伙伴关系面临许多挑战，其中包括美国发起的“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和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计划。这些倡议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性或竞争性方案，其目标是使非洲国家与中国及全球南方脱钩，并将其束缚在西方地缘战略和地缘文明轨道上，虽然这些计划很可能难以实现。

中国和非洲应对所有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并加强在制度建设和民心相通层面的深化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发展的工具，应避免使非洲国家背负过重债务。因此，我们需要适当反思，采取具体措施，确保中国在非洲投资具有长期性、可持续性和互惠互利性。最后，中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日益凸显，这也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责任编辑：李若杨）

**Brush Talks from African Ambassador and Scholars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uilding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Senegal] Ibrahima Sylla , [South Africa] Tlhabane Mokhele Motaung and  
[Cameroon] Charles Romain Mbele / Translated by Meng Jin , Wang Hongyi and Wang Yifang*

**Editor's Not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a vital conference convened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advance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Congress summarized the work of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new era in the past decade ,profoundly explained the major issues of opening up new horizons of Marxism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features ,and outlined the magnificent blueprint for the CPC to lead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in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and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anges of the world of our times and of history are unfolding today in ways like never before.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oints out that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the way forward for all the world's peoples. Only when all countries pursue the cause of common good ,live in harmony ,and engage in cooperation for mutual benefit will there be sustained prosperity and guaranteed security.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DI) and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SI) ,and is willing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mplement them.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a diplomatic policy of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 which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and welcom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African countries. China and Africa will always b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Developing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has been the cornerston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a firm and longstanding strategy. This journal hereby invites Senegalese Ambassador to China Ibrahima Sylla, South African scholar Tlhabane Mokhele Motaung and Cameroonian scholar Charles Romain Mbele to elaborate 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y review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Authors:** Ibrahima Sylla, Senegal Ambassador to China (Beijing 100027); Tlhabane Mokhele Motaung, Independent Researcher of South Africa (Mdirand, South Africa); Charles Romain Mbele,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Yaoundé I (Yaoundé, Cameroun)

**Translators:** Meng Ji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West-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the China-Africa Institute; Wang Hongy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the China-Africa Institute; Wang Yif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the China-Africa Institute.

### **An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from African Perspective**

*Chen Zhaoyuan and Sun Zhenmin*

**Abstract:** High-quality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By far, Chinese studies on China-Africa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mostly employ Chinese perspective or Western views, but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opinions of African political circle, think tanks and